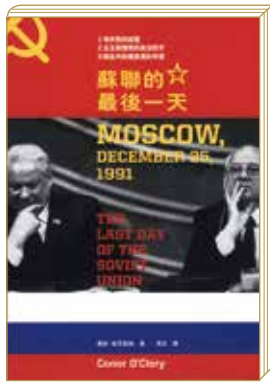


紅旗政治下的一幕喜劇：《蘇聯的最後一天》讀後感

作家 | 唐潤鈞



蘇聯的最後一天

康納·歐克勒瑞著；周全譯 | 左岸文化

201312 / 526 頁 / 21 公分 / 5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723988 / 748

20 世紀最令人畏懼的是紅色共產主義！自從列寧 1917 年 10 月奪得政權，俄國革命成功，成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即我們習稱的「蘇聯」），以後因有史達林的獨裁強權領導，共產主義的思想迷漫於世界各國。此後造成了各國政治導向的流血戰爭：如中華民國的國共戰爭導致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岸的分治、南北韓的戰爭與對峙以 38 度為界、以及南北越的熱戰冷戰等。

1950 年代以後，「蘇聯」（共產主義以黨領政）更是崛起，成為本世紀與美國（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對立的世界兩大強國之一。

蘇聯是個中央集權，以黨領導的「聯盟國家」，由 15 個加盟共和國共組而成。其中三個以斯拉夫為主體、三個位於高加索、五個在中亞、三個瀕臨波羅的海、一個在羅馬尼亞旁邊。他們都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但是俄羅斯太大，面積占蘇聯的百分之七十六，只有它被稱作聯邦，蘇聯亦簡稱「蘇維埃聯邦」。

蘇聯在 1985 年戈巴契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已百病叢生。他推出「重建」、「開放性」，以及「國際關係」的新思維，以協商取代抵抗。他的外交工作進行很順利，可惜蘇聯沉痾已深，戈巴契夫優柔寡斷，又想取悅每一個人，以致於「改變之風」吹得不澈底，經濟改革也不成功。但舊體制已破壞而新體制卻遲遲未建立，蘇聯的民生更為凋敝，物價飛騰，工農業生產又不斷衰退，國內人民的殷切期盼，很快卻成為失望！經濟救不起來，戈巴契夫只有著重在政治改革，內政方面：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自由、摒棄一黨專政等，結果變成自暴其短，讓百姓曉得了蘇共的缺失及現實生活中的困境，更糟的是他輕忽民族問題，而還提拔了凡事愛走極端的葉爾欽。

葉爾欽善於操弄民粹，批評蘇共，反而在民間聲望提高，這惹毛了戈巴契夫，葉爾欽於 1987 年 11 月便遭到免職，兩人之間也因此結下深仇大恨。可是戈巴契夫為了維護自己在西方的良好形象，還是留葉爾欽在中央任副部長級的聞差事，以致於養虎為患！日後戈巴契夫就栽在葉爾欽的手裡！

在 1991 年初，蘇聯並不會讓人感覺到即將解體，是年 6 月，葉爾欽當選了俄羅斯總統，導致克里姆林宮出現了雙雄對峙的局面。而戈巴契夫仍與 9 個願意留下的主權國家談判妥當，預備於

8月20日簽約建立一個新的聯盟，然後戈巴契夫便放心地度假去了。

然而，在簽約的前一天，發動了一個不流血的三天政變，還讓葉爾欽當了英雄，蘇聯官方威信掃地，戈巴契夫從此只能任由葉爾欽擺布！蘇聯在政變之後，便也逐步走向消失一途！但一般人不太覺得，像筆者已是退休人員，不太關心世事，但由於媒體的報導，略知一些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如波蘭等國紛紛疏離蘇聯，反而傾向於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可是還不知道蘇聯會解體！

當筆者看了康納·歐克勒瑞（Conor O' Clery）原著，周全譯《蘇聯的最後一天》（MOSCOW, December 25, 1991: 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由於這本書，筆者才恍然大悟「蘇聯已經解體」！這個危害20世紀寧安的禍害已經消除了！令人厭的紅旗也已經降下！似乎可以大快人心！

《蘇聯的最後一天》的原著者康納·歐克勒瑞是愛爾蘭時報駐莫斯科特派員，因為他多年生活和工作於莫斯科，對蘇聯的報導精湛，於1987年榮獲「愛爾蘭年度最佳記者獎」，並且在2002年針對911攻擊事件寫出第一手論述，再度獲獎。他任職於愛爾蘭時報三十年間，亦曾派駐倫敦、北京、紐約和華盛頓，目前擔任「環球郵報」駐愛爾蘭特派員。並撰寫過許多書，其中《趁我們還活著》、《美國慈善家查克·菲尼的傳記》獲《經濟學人》和《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2007年年度最佳書籍。

譯者周全，臺大歷史系畢業，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通六國語言，旅居歐美二十年，曾親身經歷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先後擔任德國高中及大學教師、俄國高科技公司、美國和巴哈馬高科技公司的總經理和行銷經理，現從事於撰著及翻譯，已譯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和《庇里牛斯山的城堡》等歷史書與小說十餘種。

這本《蘇聯的最後一天》以戈巴契夫於12月25日下野當天為經，以其執政六年的各種事件為緯，編織出這奇特的政治故事，將無神論以唯物的共產主義的蘇聯定於耶穌誕生的喜慶日作為其消失的日子！為什麼兩人選定了這一天的呢？這真是奇妙的安排！是巧合？還是造物主的旨意？！讓聖神已居住在他們的心中！？

此書因多俄國人名及用語，為了便於閱讀，譯者周全對譯名加以說明，且在書前寫有一篇導讀〈那一年，我在莫斯科〉，略述那時他正在莫斯科工作的親身體驗，對於閱讀此書及對蘇聯的理解也很有幫助。

年輕時筆者不太愛看翻譯小說，因文詞語句總帶些洋味，好的中譯書也有，可是不多。而這本《蘇聯的最後一天》是政治意味濃厚，也是歷史書，該是硬梆梆不能讓人以悠閒的心情來閱讀，然而不知是原作者或是譯者的功力？能以生花妙筆在結構與行文上與眾不同！卻讓人像是在看小說般的感覺，帶入虛擬？還是真實的境地？！有臆測而不忍釋手呢！

序言是樣開始的：「本書是一座城市在一天之內的歷史實錄。當天的日期為1991年12月25日星期三，而那座城市是莫斯科。它是蘇聯壽終正寢，以及紅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的日子。那個日子見證了一齣深具個人色彩，並且政治味十足的大戲——它上演於最高層級，超脫出公眾的視野，裡面充滿著咆哮、淚水、新仇舊恨與誇張情節。其落幕時的最高潮，就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向波里斯·葉爾欽投降。那兩位不尋常的人物彼此鄙視，他們之間的交互作用則形塑出現代俄羅斯……」。於是原作者把那天發生的事件，進行過的採訪及在電視臺與報社檔案室所做的研究，結合了蘇聯解體之後陸續以英文與俄文發表的一百多本回憶錄、日記、傳記和其他著作的材料。

他還運用他自己於蘇聯政權最末四年擔任駐莫斯科特派員之際，近距離觀察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所得的觀感。他也藉以婚姻關係而成為一個俄羅斯—亞美尼亞家族的成員，他的語言學家的妻子也曾是地區蘇維埃的議員，這些都有利於他的寫作條件，以致使他完成了這本有關共產主義缺失的終結報導的巨著。

此書共有 29 章，第 1 章「12 月 25 日：黎明前」、第 2 章為「日出之際」、第 3 章「招聘推土機」，這章描繪戈巴契夫引進了葉爾欽協助他來改革蘇聯死氣沉沉的極權主義社會。那時的蘇聯表面上相當穩定，率先送人進入太空，擁有的軍備可與西方匹敵……可是史達林時代所遺留下來在拘留所內有著成千上萬的政治犯、國內沒有獨立的媒體、人民沒有集會的權利、沒有出國的自由、沒有民主、宗教自由受到限制、腐敗和酗酒已成為一般人的生活方式……那時人們已意識到自由程度和生活水準等方面均落後於資本主義世界。新一代的俄羅斯人感到不滿，老邁的共產黨員們也產生了危機意識，都認為有改善的必要，就是這樣使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站上了同一條路線，可是日行日遠。而後第 4 章起至第 29 章為「突襲莫斯科」、「死而復生」、「樹倒猢猻散」、「『核桃廳』內的交易」、「打劫者的勝利」及最後為「政爭的延續」。

現摘錄最後一章（第 29 章）內數語於後：「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之間的互動關係打破了共產主義對權力的壟斷、引進了俄羅斯的第一次民主選舉、帶來了新聞自由、將東歐國家從華沙公約組織釋放了出去、讓昔日有名無實的各個蘇聯加盟共和國獲得了獨立，並且結束了冷戰。這就是他們所遺留下來的結果」（頁 469）。

「對 2011 年 3 月 2 日剛滿 80 歲的戈巴契夫來說，俄國的夢魘還遠遠稱不上已經結束……他觀察出來，社會中仍然有許多人畏懼民主，寧願維持獨裁下的穩定。他指出：『在從專制極權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我們只前進了一半，而且這場戰鬥正在繼續下去。』（頁 470，譯注 22 見頁 472；2010 年 10 月 28 日戈巴契夫接受 BBC 的專訪）。

「在克里姆林宮的樞密院大廈裡面，當初戈巴契夫捨不得離開而遭到葉爾欽勝利奪取的那間辦公室，如今已不復存在。1994 至 1998 年之間進行的大規模改造工程，早就把它拆得精光。如今變成了俄羅斯聯邦總統府」（頁 470）。

「列寧的文物已被移出其昔日位於同一條走廊的辦公室，如今陳列在莫斯科郊外『高爾基列寧斯基』村落內的列寧別墅。那幅主宰了大克里姆林宮將近 50 年的巨大畫像也已經被搬走……」（頁 471）。

「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摧毀了共產主義體制。時隔 20 年後，該體制創始人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繼續長眠於紅場上的列寧陵墓……彷彿凡事都不曾發生過改變一般。」這是此書的結語，但第 29 章即最後一章的標題是「政爭的延續」。

將來的政爭如何？是未定之天！但他們兩人曾以不用武力、不流血、以談判的方式解決了當前政治上的大問題，作成了先例。這是多麼幸運，使當時蘇聯百姓不遭受兵戎之災，不以人民的痛哭流淚流血妻離子散的悲劇作結，而代之以寧靜的方式為人民生活作了改善。故淺見認為他們兩人的睿智與政治手腕必然高人一等，使共產主義轉化為灰燼！這不是大快人心之事？故也喻之為喜劇！

可是當時的戈巴契夫不情不願的交出政權之時，必定是非常痛苦的！但他為大我著想，毅然的了作了最後的決定！從政的政治家和政客們，學者專家或社會人士都不妨抽暇一讀此書，或可予人借鏡與思考來作明智的決定！